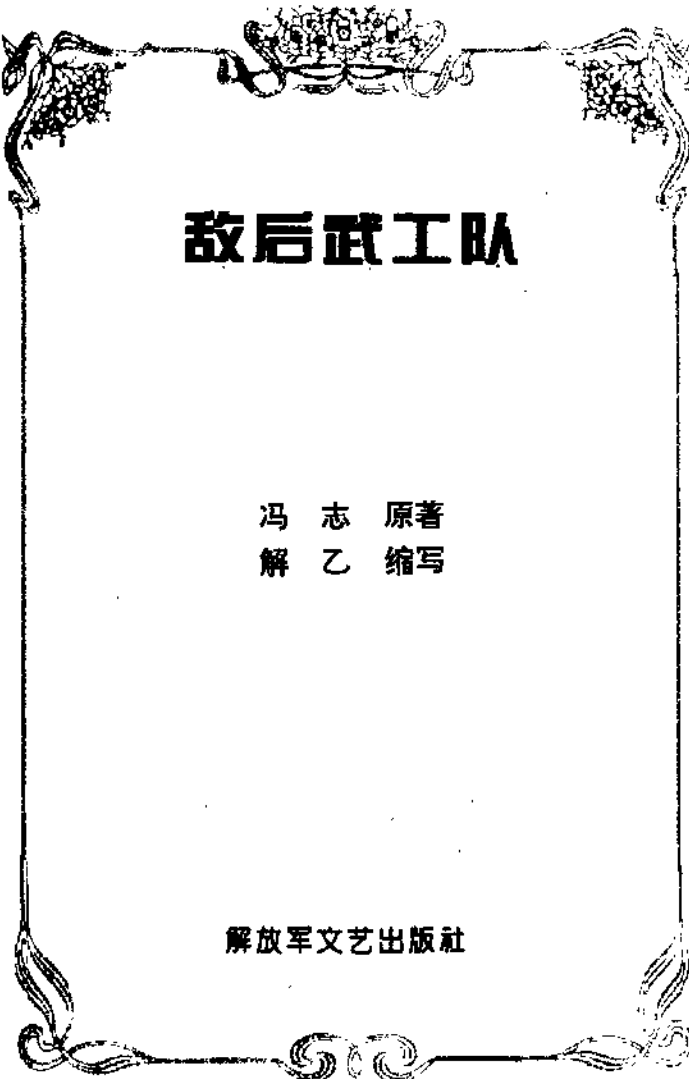




敌后武工队

冯 志 原著
解 乙 缩写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敌后武工队: 缩写本/冯志原著; 解乙缩写. —北京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1996. 1

ISBN 7-5033-0730-7

I. 敌… I. ①冯… ②解… II. 革命斗争小说: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1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)

北京昌平兴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 7.25

字数: 156 千字 印数: 16,001—31,000

定价: 9.70 元(膜)

写 在 前 面

我所以要写《敌后武工队》这部小说，是因为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，日日夜夜地冲激着我的心；我的心被冲激得时时翻滚，刻刻沸腾。我总觉得如不写出来，在战友们面前似乎欠点什么，在祖国面前仿佛还有什么责任没尽到，因此，心里时常内疚，不得平静！

的确，心里的不平静，已有十三年了！

十三年前的那年冬天，也正是日本鬼子刚刚投降三个多月，在集宁驻防时，我就想抓起笔来，将武装工作队在敌占区和敌人酷斗、鏖战的一大段生活写一写。党组织给了我力量，鼓励我写下去，同志们也以最大的关怀要我去写。但是，由于当时的文化、政治水平很低，而主要的是蒋介石又点起了内战大火，所以想写的念头，不得不暂时放下，去参加解放战争。

虽说写它的念头放下了，写它的意愿并没有打消。战斗空隙间，武工队里的战友们的身影时常出现；武工队的一些惊险、感人的故事，也经常让我回忆起来。每当忆起，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。人民解放战争刚刚取得胜利，我便开始动手写这部小说了。

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，在一九四二年，遭到鬼子的“五一”大扫荡，整个局面起了变化以后，冀中九军分区的党，正确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，立即组织了一支短小精悍的武装工作队，深入到敌后的敌后，去开辟工作，去打击敌人。

敌后的敌后，就是敌占区。敌人自己称之为“确保治安”区，或“明朗化”的地区。在这种地区里，敌人有一套统治人民的严密、完整的组织机构，像连座法、保甲制；敌人不仅兵力雄厚，而且还控制着交通线，真是一处有警，四处增援。

这地区的环境，既不同于一时变质的老根据地，也不同于敌我争夺的游击区。这地区的敌人力量强大，群众条件差。武工队就在这种极为不利的地区里坚持斗争，向群众宣传党的各种政策，开辟抗日工作，可想而知，工作是异常困难的。

在这种地区里执行党的政策，必须做到一步一个脚印，丝毫不能含糊。不然，不仅会给党造下难以挽回的损失，自己完不成任务，站不住脚，并有很大的可能会被敌人吃掉。

不过，这支武工队在党的领导下，始终和群众同命运，共呼吸，以群众的苦难为自己的苦难，以群众的欢乐为自己的欢乐，随时宣传党的政策，严格地执行“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”，因之才撒下了抗日的种子，鼓起了群众的斗志，开辟了地区，打击了敌人，直到逼得敌人退缩到老巢，我们取得了胜利。

书中的人物，都是我最熟悉的人物；有的是我的上级，有的是我的战友，有的是我的“堡垒”户；书中的事件，又都是我亲自参加的。在党的关怀，同志们的帮助下，现在总算完成了我多年的宿愿，把它写出来了。

《敌后武工队》如果说是我写的，倒不如说是我记录下来的更恰当。不管怎样，眼下它终于和读者见了面。如果它能在读者心灵上留下了一点点八路军艰苦抗战的印象，或对读者有一丁点帮助，也就算我没有辜负党对我的关怀和同志们对我的帮助。

谨以此

献给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！

献给勤劳的勇敢的坚贞的人民！

献给我的亲爱的战友和同志们！

作 者

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

主要人物表

杨子曾——武工队队长

魏 强——武工队小队长

赵庆田——武工队队员

贾 正——武工队队员

刘太生——武工队队员

常景春——武工队队员

辛凤鸣——武工队队员

李东山——武工队队员

胡启明——武工队队员

徐立群——县委委员

刘文彬——区委委员

汪 霞——区妇救会主任，魏强的未婚妻

吴英民——区长

赵河套——抗日军人军属

大 娘——赵河套的妻子

郭洛耿——武工队的情报员

郭小秃——郭洛耿的儿子，武工队员
李洛玉——村治安员
黄玉文——村干部
金汉生——铁路工人
梁玉环——村妇救会干部
周敬之——地主
黄新仁——伪乡长
田 光——黄新仁的女婿，伪军小队长，后反正
梁 邦——梁玉环的弟弟，敌夜袭队队员，后反正

松田少佐——保定日本宪兵队队长
坂本少佐——保定日本宪兵队副队长
刘魁胜——松田的亲信，敌夜袭队队长
苟润田——外号“哈叭狗”，伪警察所长
侯鹤宜——外号“侯扒皮”，伪军小队长
二姑娘——“哈叭狗”的妻子，刘魁胜的姘头

马 鸣——我区公所助理员，叛徒

第一章

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，冀中——这块盛产棉、麦的大平原，这块拥有八百万人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，突然遭到了一阵地动山摇的大风暴；敌酋冈村宁次亲率七、八万精锐部队，从四面八方来了个铁壁合围，轮番大扫荡。这就是冀中有名的“五一”突变……

久经考验，在战斗中锻炼出来的冀中军民，在党的领导下，从五月一日开始，就日日夜夜地和敌人苦斗鏖战起来。但是，在敌我力量绝对悬殊的情况下，为保存有生力量，主力部队不得不奉命暂时离开冀中，朝山区转移了。冀中的工作，也不得不暂时转入了地下。

在一个凄风苦雨的秋夜里，冀中九分区留下的一支坚持地区的部队，也被环境逼迫得跟随参谋长朝铁路以西的山区根据地撤退了！

进山区后的二十几里路，指导员魏强的鞋底就磨透了。第二天，吃过午饭，他坐在老乡的院里，在日头底下，穿针引线地缀补起来。这时，排长贾正挑着两大桶水，登登登地闯进房东的屋门，哗哗地倒进了瓮里。一阵尖细的、领情不过的话语，从屋里传来，这是房东老太太的声音。

贾正放下水桶，从屋里走出来。

在这当儿，远处传来跳荡轻快的歌声：“……我们在太行山上，我们在太行山上，山高林又密，兵强马又壮……”近

处，货郎子正有节奏地摇着二夹铃。咣啷，咣啷啷！喜鹊，叫着从空中掠过。孩子们嘻笑地互相追逐乱跑。姑娘们哄赶驴驮子送粪。小伙子们挑着刚割来的山柴朝家走。这一切景象触动了魏强的心。他立起来，趿上鞋子，意味深长地问：“贾正，你来说说：‘五一’扫荡以前，咱冀中不也是这个样？”

贾正不吱声地点点头。

可是冀中现在变了。变成了一片凄凉、悲惨、血与泪的景色。魏强喃喃地说：“一切都是暂时的，要把它变过来！”

“报告，魏指导员，参谋长请你和贾排长。”一个小通信员很有礼貌地冲魏强行着军礼。

“走！”魏强和贾正一前一后紧跟通信员走出了大门。

参谋长一见魏强和贾正走进来，招呼他俩坐下，然后说：“根据咱冀中现在的环境，根据党中央的指示，我们现在要抽调一部分具有一定的战斗经验和文化程度，能掌握和贯彻党的各种政策的优秀的共产党员，组织一支短小精悍的武装工作队，深入到敌后的敌后，去开辟敌占区。分区党委决定调你俩去武装工作队，魏强同志担任小队长。你俩有什么意见？”

魏强听说分区党委决定派自己到武工队去，并且要担任小队长，当时不知是高兴，还是胆怯，总之，心里突突跳个不停。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，在共产党员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，于是忙站起说：“服从组织需要，没有意见。”

贾正用舌头舔一下嘴唇，也跟上一句：“没有意见。”

“那好，”参谋长说：“到南峪找杨子曾同志，他原是十八团政治处主任，你们的老首长。现在是武工队队长兼政委。”

魏强一听说是自己的老首长杨子曾同志在武工队负责，心里高兴得立刻开了花。贾正也欢喜异常。

一切事情办好，魏强他俩就出发了。到南峪中间只隔个小山梁，不到二里地。魏强、贾正不到吃一顿饭的工夫就赶到了。

杨子曾见到魏强、贾正，心里高兴得不得了，便将武工队的情况向他俩做了个简单的介绍。之后，将魏强分配到一小队担任小队长，贾正也被分配到一小队当队员。

武工队人数不多，四十六七个人，可是从人员到武器，真是棒得出奇。讲武器，除了有机枪、掷弹筒等自动火器，每个人还有一支日造马步枪，绝大部分人腰间还插架驳壳枪；论人员，那真是好样的：二小队长蒋天祥是魏强抗大二分校的同学，来前，在通信连任连长；武工队的队员们，都是九分区部队的金疙瘩，富有战斗经验的班、排干部。

蒋天祥听说魏强来了，忙找到一小队。魏强从屋里跑出，两个多月没见面的老朋友，立刻叙起离情来。

贾正来到武工队，一瞅，都是枪林弹雨里的老战友：少言寡语的赵庆田，是和他一起参的军，一起入的党；李东山、常景春……也是和他同一条战壕里生活了几个年的。

魏强送走蒋天祥，就朝赵庆田、贾正他们走来。

“好，贾正，你来啦！”这时，从大门外闯进一个身穿便衣、持马步枪的军人。他上来就把贾正的手攥住了。

“刘太生，这是咱们小队长。”赵庆田介绍。

刘太生立正、挺胸、二目平视地报告：“小队长，刘太生值勤回来。”

“你们都是老战友？随便谈吧。”魏强点头回礼地说。

魏强虽然乍来到武工队，一见这起子生龙活虎般的队员，从心眼里痛快。确实，在这些人的身上，能看到一种雄厚的

力量。这力量就是那坚强的意志，火般的热情。

第二章

一间光线不足、又很狭窄的小屋里，摆着一张桌子，桌上摊有一张褪了色的地图。武工队杨子曾队长立在桌旁，手背蹭下巴颏，看着地图沉思。魏强站在他身旁。

“魏强，你带四个人，傍晚午定要赶到康关。”杨子曾用红蓝铅笔指点地图说：“在那，和准备过路的干部们会合了，去马家庄吃下午饭。……从马家庄往下走，步步接近敌人的‘治安’区。随时都有可能和敌人遭遇。因此，执行这次护送任务，就更要警惕。这个任务很艰巨，要你们用很少的战斗力量，突破层层封锁线，踏过保定以西的整个敌占区，安全地把去冀中开辟工作的干部们送过铁路。”

魏强接受了任务，行了个注目礼，大步地朝门口走去。

下午，在群山耸立，怪石繁多的窄窄山道上，魏强和四个肩扛马步枪的武工队员，说说笑笑地朝着康关村前进了。

在康关村，魏强和 28 个准备过路的男女干部会合了。

来到马家庄，吃过下午饭，在太阳压树梢的时候，人们都在村边集合了。魏强除单独给赵庆田、贾正做了布置外，把走的路线，应注意的事情和联络信号，一一地告诉给大家。

一切安排停当，赵庆田、贾正持枪先一步走去。魏强派

出联络兵，又把两个带手枪的过路干部安排成了后卫，就率领这支人多枪少、有男有女的队伍朝正东、朝封锁沟、朝敌人“确保治安”区走去。

出了山沟，走过六七里地的丘陵地带，一望无边的平原展现在人们的眼前。

“看，炮楼子！”一个男同志指点着自己的新发现。

“又一个！”一个中等身材、声音清脆的女同志接上了碴。待魏强跨出一步扭头望他们时，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

“不要说话，这是敌占区。”魏强用严峻的口吻悄悄地向后传了这么两句话。这两句话一直传到了末尾的一个人。

鬼子的炮楼，像望乡台似的一个一个地在平原上戳立着，扇子面的望去，能望到七八个。

“小队长，尖兵已经上了沟。”担任联络的李东山跑回来报告。

“先过去一个人搜索，特别要严密地搜索那两座坟。”魏强打发李东山走后，忙让大家停了下来。

不大一会儿，几个大土坷垃从空中飞过来，落在人们的周围。这是通知前进的信号。

直上直下，一眼望不到底的封锁沟，真像神仙山的悬崖。“准备好，过沟！”魏强朝后打了个招呼，就脸朝里，像小孩打滑梯似的，哧溜了下去。脚挨住地，刚要站起来，一件东西从沟顶上砸下来，魏强知道这是溜下来的同志，忙爬起来去搀扶，一看，是个女同志。那个女同志发觉自己下沟砸住的，是刚才用冷冰冰的眼睛批评自己说话的小队长，就更不好意思了，笑了笑，忙跟在魏强的身后，脚手一齐动的顺东边高高的沟坡往上爬。

魏强紧蹬了两步，伸手扒住沟沿，一骗腿跳了上去，回身伸手，又把砸他的那个女同志拽了上来。

爬上沟来的人们，都身体前倾、大迈步子，一个紧跟一个地尾随尖兵朝前走去。

“口令！哪一个？”北面，玉山店炮楼上的敌人，可能听到了过沟的音响，嗷叫了一声。接着，巷北炮楼上也叫问起来。魏强急朝后传：“猫下腰，紧跟上。”就更加快了脚步。

两个炮楼的敌人同时开枪了。机、步枪的交叉火力像刮风般的横扫过来。不过，魏强他们早已走远，子弹全都落在他们走过的路上。

他们平安地爬过了两道封锁沟，顺当地通过了大固店、张村、于桥等三个大据点，接近了离保定十八里地的江城据点。

江城有一班子穿便衣的武装特务，由一个叫佐藤的日本宪兵军曹带领着，他们在江城一带活动得挺厉害。

腊月十四的月亮，悬在人们的头顶上，附近村庄传来了驴叫声，午夜到了。魏强率领人们抛开大道，踏着野地走起来。走到离江城二里地的石庄村北时，李东山匆匆地跑回来：“小队长，前面发现有人，一大溜！”

紧接着，远方传来“干什么的”问话声。

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贾正也挺气粗地反问过去。

“我们？我们是江城的，佐藤特别工作队。”

“噢！是佐藤特别工作队。看！差一点没发生误会。”赵庆田把话接过来，说得是那么柔和、亲切，简直真像遇到自家人，不过身子伏在地上依然未动，“我们是满城的山坂特别工作队的！”

“你们是山坂特别工作队呀！……”敌人有几个站起来，

持着步枪大摇大摆地朝赵庆田他俩走过来。

魏强即刻命令刘太生带领人们迅速向石庄村南大坟地里撤。他和李东山准备打掩护。当人们刚刚离开，前面的枪声、手榴弹声，就响成了一团。

时间，一秒又一秒地向前移动，赵庆田、贾正始终没见撤下来。魏强想到近三十名干部需要今夜送过铁路，时间不允许久等，便带着李东山走进石庄村南的坟地。

魏强朝月亮望了一眼，估计已经过了午夜；眼下的时间最宝贵，不能再拖了。忙凑近人们：“同志们，检查一下，咱们出发。”魏强又命令刘太生：“你和李东山担任尖兵，蹚漫地一直朝着保定车站的电灯光走！”

魏强带领人们跑了一阵子，保定车站上向外照射的电灯，越来越清楚了。从紧北面开来的火车，嘁咔嚓咔嚓地响着。

“撇开电灯，偏南点走，过了金线河，照直奔五里铺。”魏强把要走的路线，告诉给尖兵李东山和刘太生。

眼前，展现出一条不宽的结了冰的小河，人们怕滑倒，便手拉手地蹚了过去。靠近铁路了，停在车站上的火车咝咝的放气声，传送过来，人们的神经随着也就更加紧张了。

魏强知道，停在车站上的这趟列车，是去郑州的三十七次快车，再有十几分钟，就从保定开出了。“同志们！紧走几步，铁桥跟底下等它。”他把话传向后面，就又紧走起来。

五里铺村北，架在府河上的铁桥出现了。高大的桥洞，像没有关闭的城门。

嘁咔嚓咔嚓的声音越来越大了，在铁桥被火车轧的嘎啦嘎啦山响的时候，男女干部在魏强他们三人的掩护下，一个紧跟一个地沿着河边，猫腰钻过桥洞外的铁蒺藜网，穿过桥洞，

胜利地过了铁路。

二

赵庆田、贾正在石庄村北和江城的佐藤特别工作队碰上，张嘴冒充起满城山坂特别工作队，是魏强事先布置的。

当敌人听到是山坂特别工作队时，有六七个便衣特务一点都不顾忌地站起来就朝前走。领先的一个问：“山坂特别工作队，知道口令是什么？”

“口令？”贾正的枪口瞄准了他，见他越走越近，说了句：“是这个！”一掏扳机，叭咕一声，领先的敌人被撂倒；赵庆田也叭咕一声，也撂倒了一个，接着又甩出一颗手榴弹，他借着手榴弹爆炸的浓烟，三跳两蹦的窜到了敌人屁股后面。

道沟里有两个鬼子，一个探着半截身子，在晃动军刀；另一个露出头来，哇啦哇啦地怪叫。贾正把枪瞄向拿军刀的鬼子，没容他晃动几下，就用一颗子弹敲碎了他的头骨。

敌人乱了营。一切火器都朝贾正盖过来。

窜到敌人背后去的赵庆田，伏在一个坡坎上，正举起枪来寻找目标。道沟里一个指手划脚的鬼子，正好进入他步枪标尺的缺口，赵庆田一掏扳机，打了他个狗吃屎。

“咳呀，永山副队长也阵亡了。”一个敌人吓得嚷叫开了。

敌人开始骚动、慌乱、惊恐起来。正面抗击敌人的贾正就在这个当儿，一下滚离开敌人的火网，窜进了石庄村。

贾正在石庄村口的一座高门楼下停下来。

“走，找小队长去。”贾正下定了决心。“反正他离不开五里铺的大铁桥。”把枪弹轻轻地推上了膛，悄悄地向东走去。

刚走到村东的场上，一大溜搀着、架着、背着、抬着人的人群，正从西北顺着去江城的东南大道，哼啊咳地、骂骂咧咧地走了过来。贾正一见是刚才交过锋的敌人，急忙钻到一个坯垛后面去；回头望望身后，净是坯擦、柴禾垛，地形蛮好。他忿恨地咬着牙，把枪端平，瞄准了一个敌人搂了火；随后，又朝慌乱的敌人连发了几枪。

突来的枪弹，把敌人又打了个大卷箔。敌人稍一冷静，判断出对方的力量不大，马上集中火力，朝着坯垛的方向扫射。

敌人正用全力对付贾正，猛地又从背后树林子里射来几颗枪弹。这时，敌人真像钻进风箱的老鼠，两头受气，再也不愿意在这神秘的黑夜里，十分不利作战的地形上多停留一秒钟，像被打的狗儿夹起尾巴朝江城遁逃了。

贾正见敌人落荒逃走了，心里不知是怎么回事，也就顺水推舟地用擗屁股枪来“欢送”。敌人退远了，他才发现对面二百米的树林里，有人也在用火朝敌人追击。

贾正有节奏地拍了三下巴掌，对方立即击掌回答了两下。贾正一听答的挺对，又接下来问：“二哥，进城吗？”

树林里，慢腾腾地回答：“等我，穿皮袄去！”

贾正听清了是赵庆田的语音，窜出坯垛就喊：“好你个赵老鸹……”跑上去就把从树林里跳出来的赵庆田搂起来。

他们往前查看了一回，脚印告诉他俩：人们已经朝东面走了去了，再追，也来不及了。他俩在一棵大柳树的跟前，肩靠肩地坐下。

说几句话，月亮偏了大西，后半夜的寒风，吹透他俩羊毛絮的棉衣。他俩爬起来，急忙奔五侯村的集合点走了去。

拂晓以前，又有三个带枪的人出现在石庄村北。他们由东向西拉着很长的距离慢步地走着，像在认真地寻找什么似的，土埕、粪堆、道沟、坑壕……处处都查看一个遍。

“会不会被俘了？”刘太生本不想说，但又压不住。

“被俘？除非是他俩负了不能动弹的伤，叫敌人给抬走了。”这一点魏强不是没有想到，就是觉得可能性不大。忽然一个闪亮光的小东西被他踢得滚了几滚，他猫腰拾起来，是支水笔。这支水笔是谁的呢？不管谁的吧，先捡回去再说。“走，奔五侯村南柏树林子集合点去！”魏强把手一挥，领头朝正西走去。

黑糊糊的柏树林子越来越近了。还有一百五十多米，魏强就迫不及待地用暗号联系，里面传出回应声。

魏强高兴地迎了上去，立刻和赵庆田、贾正二人会合了。

第 三 章

一

根据冀中的形势，特别是敌占区的特殊而复杂的情势，根据武工队今后的任务和活动方式，以杨子曾队长为首的武工队，又来了个突击式的政治、军事大练兵。

政治练兵是分区政治部的同志们来讲授党的各种政策；军事练兵就与以往大不相同了。为了发挥武工队的特点，适应于敌占区里活动，天天都是攀树、爬房、跳障碍、纵壕沟、夜间射击。